毛詩原解

毛詩原解卷九

齊

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菑之地今山東濟南府是也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既升爲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聖人蓋微之也

雞既鳴矣朝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叶芒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叶昏甘與子同夢叶門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叶曾

古序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

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即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亨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一章人君辨色視朝雞鳴則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耳○二章既又告曰東方明矣會朝之臣既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光夫人心切而誤視耳○三章既又告曰天將旦矣百蟲飛聲薨薨矣豈不樂與子寢而同夢但朝會諸臣俟君久且歸矣無以我之故多與子以憎惡也古賢妃如

此令何獨不然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旋）兮遭我乎猱（鐃）之閒（叶虔）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喧）兮○子之茂（叶卯）兮遭我乎猱之道（叶上聲）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吼）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古序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

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一章子之周還便捷可謂儇利已遇我乎峱山之閒並驅追兩豜子尚揖讓我而謂我爲儇利豈子猶謂未儇邪○二章子之茂然美盛可謂好已遇我于峱山之道並逐兩牡反揖我而謂我爲好豈我尤好于子邪○三章以子之昌然壯大可謂臧已遇我于峱山之陽並逐兩狼揖我謂我爲臧然則我與子偕臧邪○還便捷貌峱山名肩與豜通三歲獸也儇利巧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宁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敷叶乎而

〇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〇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央叶乎而

古序曰著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〇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下可知也壻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壻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若無序不知其所謂矣〇一章君子待我于門內之宁我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懸瑱之紞膽以素絲爲之紞末加瓊華之美石以爲瑱焉〇二章再進及庭又俟我于庭其充

耳以青絲爲紞尚之以瓊瑩焉○三章再進及堂又俟我于堂其充耳以黃絲爲紞尚之以瓊英焉盛衣冠而不親迎亦廢禮矣○門內屏外曰著與宁通宁立之處也俟于宁于庭于堂末至婦家也堂前曰庭冠傍懸瑱之繩曰紞紞下懸玉石曰瑱尚加也瓊美玉也瑩華英皆言石之光華瑩美似瓊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柱）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獺）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改爲男女淫奔自作非也東方君方也日月比君臣也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徵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呼日月詩人矢志之辭彼姝者子指淫女也在我室爲淫夫自言以發其暗昧之私也履禮也男女各有正禮女求男賤也稱履所以賤之○一章東方之日照臨下土暗室之中日監在茲今彼美之女來在我室禮我而求即獨不畏此日邪○二章東方之月鑒茲幽獨彼美之女來在我門禮我求發雖暮夜無知者獨不畏此

月邪○子指淫婦我指淫夫履禮通卽就也闥門也

發開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芒顛倒衣裳顛之倒導之自公召趙之○東

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定之自公令之○折哲柳樊

圃叶布狂夫瞿瞿句不能晨夜叶酒不夙則莫暮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毛公曰朝廷興居無節

號令不時挈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東方比君也

未明比君昏也顛倒衣裳比政令錯亂也不必真有

未明徵召之事比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

樊圃比朝政不如農圃應節識時也興居號令非晨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也○一章辨色視朝有常期也今東方未明急起而顛倒其衣裳亦既早矣方顛倒衣裳之時已有自公所來召者君與尤早矣○二章東方未晞顛倒其裳衣已為亟矣有自公所傳令者猶以為晚耳○三章折彼柔脆之枿以樊蔬菜之圃其限易踰也然雖狂暴之夫猶瞿瞿驚顧不敢越況晝夜之限甚明為挈壺者不能晨夜非失之早則失之暮乎○顛倒衣裳急遽錯亂也樊藩也晨時也時夜猶

司夜如掌門之謂晨門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雖]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火]止○葛屨[句]五兩冠緌[蕤平]雙[叶松]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橫]從[宗]其畝取[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叶谷]止曷又鞠[菊]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古序曰南山刺襄公也毛公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

公之女弟也未嫁而襄公私之旣嫁與桓公俱如齊襄公使人殺桓公于車中事見春秋傳此詩齊大夫刺襄公也南山雄狐比居高而行禽猶衛風之雄雉也亟稱魯道者闔外通衢行人共見也亟稱齊女者明其非齊婦也冠屨以比有別五兩雙緌以比亂倫首足同體而冠屨異匹以比同父非配偶也屨兩而用五比襄公有婦而亂倫冠一而緌雙比文姜未嫁而有偶葛以比其薄俗云種麻夫妻同則易生以比娶妻斧析薪有判合之義以比嫉妒也○一章南山崔嵬有雄狐于上綏然垂尾居高位而邪淫何以異此

由齊適魯道路蕩平人皆見齊女由此歸魯矣曷得又懷思之○章二以葛爲屨至凉薄也屨本兩而五兩則亂爲奇冠惟一而綏雙則混爲偶同父亂匹亦猶此也魯道蕩平人皆知齊女用此道歸魯矣曷又相從與亂乎○章三樹麻者衡之縱之蓺耕其田然後得麻取妻者六禮全備告于父母然後得娶今旣得娶矣何不防閑而使之窮其欲乎○章四析薪者離同爲異非斧則不克娶妻者聯異爲同非媒何由得今旣由媒得齊子矣何又使之極其惡乎○禮夏葛屨冬皮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綏冠纓之餘而垂者麻

枲也衡橫通俗謂種麻之田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
生無葉鞠窮也析薪者離其根本猶女嫁離其父母
喪服傳云夫妻胖合也故詩多以析薪比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句甫田維莠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刀○無
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迭○婉兮孌叶孌
亂兮總角丱貫兮未幾見兮突而弁變兮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
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以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

指也夫風未有無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各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義求大功事見春秋傳即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遂遇弑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也何謂未見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突弁指爲君以後國君皮弁服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也婘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甚矣詩人之惡淫也○一章農有餘力然後可甸大田不然莠草盛矣地遐可致乃思其人不然憂勞無益

也○二章無佃大田佃而不治則莠桀然長矣無思遠人思而不至則心徒勞矣○三章童子婉孌幼小總髮爲角其狀丱然曾相見未幾而突然戴弁强作成人蒙養未端可爲成人乎○無田猶無佃治田曰佃甫大也忉忉勞心貌丱總角貌字象形卽柏舟所謂兩髦也突忽出貌弁冠之大者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平聲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叶懸其人美且鬈拳○盧重鋂梅其人美且偲顋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

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朱子改謂獵者相譽之詩非也齊襄公內荒于色外荒于禽詩人託田犬爲刺猶雄狐之義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禽獸刺君夫鳥獸草木詩所取材非獨刺也雖關雎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譎諫無罪正以此美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人者仁也美好也鬈好曰鬈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則無愧于人之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一章古之獵者其盧犬頷下有環其聲令令然牽犬之人貌美好而德且仁入好故犬亦好今犬則犬而人非也○二章盧犬頷下

有重環牽犬之人其貌美好其鬢毛鬈然有丈夫之表也○章三盧犬頷下有一環貫二之重鋂其人貌美好且偲然多鬚有壯士之容也○盧田犬也令令環聲鋂一環貫二也偲鬈通頰毛也即春秋傳于思之思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叶昆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徐上聲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偉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笱狗也魴防也魚目不寐曰鰥故無妻不寐者亦曰鰥鱮一名鱅首大身小魚之懦弱者雖從適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以比帷薄不脩水族多淫淫義生于水如雲如雨如水皆比淫也○一章笱所以制魚旣敝則魴鰥之魚出入自由齊子無所

防閑故其歸齊從者如雲之多也○二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鱮笱不能制也故齊子歸齊其從者如雨之多焉○三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相隨而行得自由也故齊子歸齊從者如水之流焉○敝壞也梁積石障水以取魚者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剥簟茀朱鞹各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削○四驪濟濟上聲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上聲○汶問水湯湯行人彭彭邦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標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子改爲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灼會祝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簟茀則襄公之車會文姜者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

○一章乘車疾驅薄薄有聲竹簟爲車蔽朱革爲車飾君乘此焉往魯國道路蕩平齊子啓行出宿往會之也○二章四馬皆黑色濟濟其美馭馬之轡濔濔其垂

魯道蕩平齊子來會豈弟以相樂也○三章二國往來道由汶上汶水湯湯其盛行人彭彭其多魯道有蕩齊子從容翱翔得與人共見邪○四章汶水滔滔其流行人儦儦其衆魯道有蕩齊子遊遨不愧于人邪○載始也始自齊啓行也薄薄車疾行聲簟竹簟茀車上障蔽也鞹皮去毛者朱色之鞹鞹飾其車以爲固也魯道適魯之路汶水在齊南魯北竟上儦儦行人往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伊)嗟昌兮頎(所)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

鏘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石侯不出正叶征兮展我甥兮○猗嗟孌緩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毛公曰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此詩刺魯莊公故辭較微婉所以爲母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而直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言也每章猗嗟發嘆歷數莊公之美而其所不足自見人以爲齊侯子者春秋之義也當時疑莊公非桓公子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

折羣議故此詩亦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諷之辭○一章猗嗟惜乎其昌而盛也觀其體貌頎然脩長觀其舉止抑揚中節其目之美揚起而清明又巧于趨而蹌然又習于射而臧善也○二章猗嗟惜乎無一不可名者其目美而分明其儀成而齊備終日射侯發不失正誠哉無忝于我齊之甥也○三章猗嗟乎其孌好也眉目清揚而婉然舞則精而可選射則中而貫革每發四矢皆復中其故處足以制敵而禦亂也○抑若揚猶言謙尊而光退讓以明禮也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拙蹌巧趨貌論語云

趨翼如所謂巧趨也曲禮云士躬皓侯射朶也正侯心也姊妹之子曰甥反復也矢皆復中其故處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九終

毛詩原解卷十

魏

魏國名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當其北土隘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魏風次齊

糾糾九葛屨句可以履霜摻摻纖女手可以縫裳要天之襋棘之好人服叶逼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叶進佩其

象揥（替）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砌）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魏地陿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爲縫裳之女自作固矣○一章禮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禦寒之具況旣敝而綠纏之猶謂可以踐霜禮女嫁三月廟見始執婦工今未嫁之女其手攕纖謂可縫裳以取備者

其民俗趨利類此㡬成然後要衣成然後襋今縫裳即欲要之縫衣即欲襋之貴人即欲服之其君德褊急類此○二章摘節者多退讓彼貴人容止提提然安舒與人姚然謙恭以右讓人而自避居左佩象骨之搔首容飾非不可觀也維此褊急之心所以爲刺耳○糾糾繚繞之貌摻摻猶纖纖女手好貌要裳腰襋衣領好人猶言貴人指其君也提提安舒也象揥解見君子偕老篇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焚沮苴去聲洳孺言采其莫暮彼其記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央叶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杭叶○彼汾一曲言采其

藚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爲勤不奪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人主而親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并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卽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

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一章汾水下濕
有莫生焉采以爲蔬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無
度量雖美無度量而采莫事細絕不似公路之貴人
公路不似而況其上焉者乎○二章彼汾一方有桑生
焉往采其桑將以飼蠶也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
美如英華但不似公行之貴人耳○三章彼汾水曲隈
有藚生焉往采其藚將以療饑也彼其之子勤儉如
此其德美如玉但不似公族之貴人耳○汾水名出
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邊下濕之地莫葉似
柳有毛刺可以爲羹無度無限量也殊絕也公路掌

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之宗族皆晉官爵大夫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一方猶一處也一曲水隈也藚一名澤舃本草云久食不飢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齊)子曰何其(叶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亦叶)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

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其君勿見小自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自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見何足與議大計乎故以桃棘比家語孔子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于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則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民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深憂也○一章 園中有桃欲以其實充肉爲殺儉嗇如此安望能光大其國

家乎我心憂鬱歌謠自舒不知我者乃曰此士矜驕則豈食桃之人所爲是哉而子言我驕何也我心所憂人無知者不知由于不思思之即知矣○二園有棘以其實充食鄙吝如此我憂無聊出行于國不知我者曰此士遊蕩無極豈彼食棘者所爲是哉子言我罔極何也我心之憂誰知之人未思耳思之亦憂矣○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指魏君臣子指謂我驕者行國散步城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以上三詩朱傳皆以首二句爲興然所刺之故即在其中若以興爲無義則三

詩皆未言偸薄以何爲刺他可類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自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屺無草木以比鞠我

圖領也以比長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眺託言以寓望鄉之情耳○一章陟彼岵山瞻望吾父憶行時父戒曰嗟我子此行早夜無息其上役也慎之哉爾去猶望爾來無止于彼不來也○二章陟彼屺山瞻望吾母思母戒我曰嗟予季此行早夜無寐其上役慎之哉季往猶望季歸無棄于彼而不歸也○三章陟彼山岡瞻望予兄兄戒我曰嗟予弟夙夜同衆趨事上役慎之哉弟往猶望弟還無遂死而不還也○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上以下供上役也七月云上入執宮功猶之也季少子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旋]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異]兮行與子逝兮

古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一章郊野之地不過十畝地陋人稠采桑者無所得葉閑閑然空歸呼其同伴相與還家而已○二章郊野

之外地僅十畝采桑者泄泄然閒行呼其同伴相與偕往而已○十畝甚言其偪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貆(喧)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參)兮○坎坎伐輻(必叶)兮寘之河之側(稷叶)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亦)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純)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叶𨁂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純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孫兮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正無功受祿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者乃所以刺小人取禾屋庭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亦不似美君子之辭○一章

檀木堅忍車之美材也坎坎然用力伐之將以爲車而河上非行車之所寘此檀于水涯無所用之徒見河水清漣成文耳君子任重困窮而在位者不親稼

穡胡斂民三百之廛不習狩獵胡庭縣貉貆之肉是無功而素餐也若伐檀君子劾用豈素餐者哉（）韋二

坎坎然伐木爲車輻寘之河側水清波直有輻無用也君子既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農有禾不田有肉豈非素食乎苟伐輻君子得用貞不肯素食者矣（）韋三

坎坎然伐木爲輪寘之河漘水淸成淪安所用之君子既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耕有囷不獵有鶉豈非素飧乎彼伐輪君子見用貞不素飧者矣（）檀木堅宜爲車寘與置同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廛謂一夫百畝之稅三百言多也冬田

曰狩獵躐通追獸也貉（鶴）子曰貆縣懸同繫也素猶空也餐吞食也輻車輪中直木也直波流直也十萬曰億獸三歲曰特淪波文也囷圓倉也飧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慣）女（汝）莫我肯顧（叶古）逝將去女適彼樂（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叶折）○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平聲）

古序曰碩鼠刺重斂也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

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子改爲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非也詩人託民言爲刺耳非即其民自作也○一章大鼠大鼠汝貪而無厭勿更食我黍三歲與汝習汝無眷顧之意今往去汝適彼安樂之土彼土緩征薄稅樂哉我其得所矣○二章大鼠大鼠汝勿食我麥三歲習汝無德與我今往去汝適彼樂國彼國樂哉我得自遂矣○三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習汝莫肯慰勞今往去汝適彼樂郊彼郊樂哉復爲誰而長號也○周禮三年大比民數改定版籍此時聽民遷徙故云三歲去汝重

言樂士歆羡之辭直遂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終

毛詩原解卷十一

唐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恆山之西。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爲唐侯。因陶唐故地得名。南有晉水。其子燮因改國號晉。卽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稱唐。從始封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慕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叶宁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叶據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叶脟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叶怪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

日月其慆。叶去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按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饗燕。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卽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

以禮烏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爲樂以廣其儉節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爲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僖公無據夫民間行樂無關於政教則亦不足以爲風列國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作其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今盡斥爲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

一章蟋蟀在堂時維十月歲遂暮矣今我不樂日月去

矣但不可過於求安當思其職業所居樂不廢事則
可謂良士瞿瞿然遠慮者矣○二章蟋蟀在堂歲遂往
矣今我不樂日月邁矣但勿太安思及職業外好樂
不至荒廢則可謂良士蹶蹶然勤勵者矣○三章蟋蟀
在堂任載之役車休息矣今我不樂日月慆然往矣
但勿太康思職事可憂不至于荒斯為良士獲安靖
之休矣○蟋蟀蟲名似蝗而小色黑一名促織九月
在堂天氣寒而依人也聿遂也歲莫十月農工甫畢
也職業也瞿瞿却顧貌外意外也蹶蹶動而敏事也
役車任載之車慆滔過不反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古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毛公曰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改爲答前篇之意而解

其憂非也蓋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齷齪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爲放歌以諷之辭昔舒而情實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爲解蟋蟀之憂豈不迂乎又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諱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卽刺又豈可者蓋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自不得不爾旣不陳作者之名又不摘君父之過若爲同儕自語影響比設何爲不可故有雄狐碩鼠田盧之譬而非詈有狡童狂

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云子有宛死何嫌之有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則詩人之志幾乎窮矣○一章 山有樞隰有榆有其材者貴能用今子有衣裳而不曳婁有車馬而不馳驅宛然坐見其死他人取以爲樂矣○二章 山有栲隰有杻有材而不用有庭內而不洒埽有鐘鼓而不鼓考宛然坐見其死他人保有之矣○三章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鼓瑟以喜樂延引此日一旦宛然死而他人入室矣○樞木如榆有刺葉可爲茹榆種十餘葉皆相似而皮理異榆其總名白者曰枌曳披拂也婁亦曳

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杻丑櫟屬杻檍也木
多曲少直可爲弓幹葉似杏而尖二月花開細蘂正
白枝葉茂好一名萬歲故官園多種之考擊也永日
延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叶作素衣朱襮叶博從子于沃叶鬱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叶洛○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叶肖從子
于鵠叶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要○揚之水白石粼粼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按晉昭侯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彊而潘父弑昭公謀納之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至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子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主旣云不敢告人又作詩以自明者乎有國家者使其民從敵以爲樂且爲之隱國欲不亡得乎自古亡國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叚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

遠矣○一章 悠揚之水其流清淺中有白石鑿鑿鮮明水弱而石壯也晉弱沃强何以異此今將以素絲爲衣以朱爲領從爾往沃以見君子云何不樂乎○二章揚之水白石皓皓水微而石顯也今將以素衣朱繡從子往鵠以見君子吾何所憂乎○三章 揚之水白石粼粼水落而石見也喻君子將有大舉之命幾事不密則害吾何敢告人乎○鑿鑿猶言齒齒石立貌素衣猶言純衣即絲衣也諸侯禮服用絲或云中衣白色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然則諸侯中衣色朱也襮衣領也從子民間自相謂也君子

指桓叔鵠地名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之子碩大無朋叶蒲椒聊且

疽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叶谷彼其之子碩大且

篤椒聊且遠條且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

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一章椒

之爲物小而芳烈聊且植之耳今其實蕃衍采之滿

升彼其之子奄有邦國雖碩大而孤立無朋椒雖聊

小乎其枝條日長遠矣○二章椒聊之實蕃衍滿兩手

之和彼其之子空碩大而遲鈍不若椒雖聊小乎其條日長遠矣○彼其之子指昭公凡詩言彼其之子皆輕之之辭無朋寡助也篤馬不進貌淮南子云夏蟲不可與語冰篤于時也易有大過卽大且篤之象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紬繆由束薪三星在天汀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初叶三星在隅側叶今夕何夕見此邂械逅狗叶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上聲今夕何夕見此粲繆去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朱子改爲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詩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本爲不得婚而無可奈何之辭葢晉沃搆亂民室家流離詩人託言男女相見無聊之情薪言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牉合也斧析木束以成薪媒聯異合以爲耦匪斧不克匪媒不得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卽大火也上一下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曰在天季冬之昏見于東南是曰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是曰

在戶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冰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爲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爲比綢言阻也楚言愁也皆失意之比〇章一木析爲薪必纏縛而後成束女之于男必媒約而後成耦今仰見三星正昏禮之夕顧此何夕乃亂離之夕而安得見此良人乎女兮女兮無媒無禮如此良人何哉〇章二芻綢繆而成束男女媒合而成配今雖三星在隅顧此夕何

夕安得成邂逅之好乎男女兮男女兮如此邂逅何亦徒相遇而已○三章楚綢繆以成束男無媒何以得妻雖三星在戶顧今夕何夕安得此美人乎男兮男兮如此美人何欲親就無由矣○綢繆猶纏綿也親迎以昏故曰夕良人指男子邂逅暫相遇也猶言解覯不固之意粲者猶言美人國語女三爲粲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弟之杜其葉湑韻須上湑獨行踽踽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叶斛嗟行之人胡不比避焉人無兄弟胡不佽次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瓊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古序曰杕杜刺時也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
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朱子改爲人
無兄弟者求助于人之辭非也晉自昭公被弑與沃
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比杜
棣類好生道旁以比疎屬棣之言悌也其華合聚以
比同宗實甘者爲棠比兄弟相親睦者爲杜杜塞也
比兄弟不相能杕杜孤立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
一衰比晉將折而入于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
水皆親族畔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

乎。○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潤澤，猶足自比。今兄弟叛離，獨行踽踽，曾杕杜不如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情相親也。若他人可恃，嗟彼行道皆人耳，何不見輔乎。人無兄弟，何不見助乎。情不相關，是以不能也。○二章杕然之杜，尚菁菁其葉，猶足芘本。今獨行睘睘，無兄弟，雖有他人，豈如我同姓。若他人可依，行路之人，何不相比。人無兄弟，何不相佽乎。○杕，特生也。比，輔也。佽，助也。睘睘，獨行驚顧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區，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平聲。○羔

羔裘豹褎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叶呼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一章羔裘以豹皮飾袪彼服此者是我民所由以安居者也以我懷居之切豈無他人可依惟念子故舊不忍遽去耳○二章彼羔裘豹褎者是我民情所待以究察也我有隱微之情豈無他人可赴愬惟念子舊好不忍遂忘耳○羔裘大夫之服袪袖口也自由也居居猶言處處卽安之意究究體悉意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保羽集于苞包栩許王事靡盬古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何其有極○肅肅鴇行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弒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

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鳧鴈之醜。其足蹼。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栖早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也。皆以比時政。○一章鴇之飛也。其羽肅肅。性不樹止。而今下集于叢生之栩。失其所矣。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役在外。不得種蓺黍稷以養父母。父母何所怙乎。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所也○二章肅肅鴇羽。集于叢生之棘。失其性矣。君子以王事久役。不得蓺黍稷以養父母。悠悠蒼天。曷其有止極乎○三章肅肅鴇行。集于叢生之桑。君子以王事勤勞。

不得蓺稻粱以養父母悠悠蒼天何時得復其常乎

○栩櫟力也盬與蠱通凡器物壞曰蠱不堅固之意

稻穀之宜濕者糯秔也秔一作粳黏連曰糯不黏曰

秔米之精者曰粱良也穀之大者亦曰粱今高粱之

類甞食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郁兮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并晉國其

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晉武公

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是詩美其君稱子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爲武公自述謂序言美爲奬亂夫序言美者非采風者美之非刪詩者美之武公之臣自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四驖云爾聖人刪詩豈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乎亂臣賊子事所當戒則存之以告來許若謂此詩奬亂不可爲教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及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多矣其皆可以爲教者與存無衣乃所以爲教矣○一章侯伯七命我豈不能製此七命之

衣但不如子所齎來之衣借重王命安穩且吉祥耳

○二章天子之卿視侯其服六命我豈無六命之衣但不如子所錫之衣久著而溫燠耳○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大夫希冕士玄冕其衣裳九章之說鄭氏穿鑿附會未足據耳詳見春官司服之職此言七六者命數也非七章六章之謂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逝肯適我中心好之

曷飲食紹叶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改爲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兼併晉國內與宗室爲讐賢人君子去之故詩人託孤杜爲刺尊賢親親禮之經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未有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尊賢者也○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孤立路傍翦滅宗族得國何以異此彼賢人君子安肯共事而適我乎徒使我中心愛之無自而

飲食之也○二章有杕之杜生于道曲孤立無與彼君子兮其肯從我遊乎中心好之無由得飲食之也○噬發語辭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廉蔓于野叶次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參去聲兮錦衾爛濫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叶過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句○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國人多

喪矣○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詩託死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葛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亡此域塋域居室墓壙也。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魂歸于居于室皆哭死飲恨之辭角角枕錦衾斂襲之具周禮天官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若謂夫婦宴寢之具則委巷之語矣○一章葛生蒙于楚蘞生蔓于野荒葬之地也。予美從軍身死于此幽魂寂寞誰與獨處乎○二章葛生蒙于棘蘞生蔓于域予美死于此誰與之獨

息乎○三章死者裹尸以角枕雖有角枕空復粲然歛尸以衾雖有錦衾空復爛然予美身死草野無枕無衾悠悠長夜誰與獨旦乎○四章日莫永于夏夜莫永于冬年莫永于死後予美無生還之期矣惟百年之後相期同歸于九泉之居而已○五章冬之夜夏之日悠悠我思百歲之後歸于穴室而已○蘞草名似括樓蔓生葉盛而細子黑予美指夫也亡此死此地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丁叶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心叶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叶虎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朱子改為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各章首二語比讒言侜張苓术耳也以比聽苦辨其味葑拔其根○一章采苓者曰我采此于首陽山之巔夫何地無苓焉知此苓必于首陽巔乎人言無稽且無輕信則將舍

乎亦無輕舍也必加察焉不信則無間可入不合則其情立見人欲爲讒不可得矣○二章采苦者自言采于首陽山下未可信也人之爲言且無輕與然則合之亦無遽舍也不信而又加察人欲爲讒不可得矣○三章采葑者自言采于首陽山東人之爲言且無輕從亦無遽舍如此而人欲爲讒其可得乎○首陽卽雷首山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卽夷齊隱處苦且也旃之也苦苦菜名月令苦菜秀似萵苣而葉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一名荼禮記內則濡豚包苦是也葑葍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

秦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伯益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于汧（牽）渭之間賜封邑于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委之秦秦始大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君子曰觀于秦詩而知聖人之先見晉亡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夫秦地卽岐豐之地秦民卽岐豐之民何爲夷之秦旣夷矣陳檜曹諸夏反從

夷狄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叶反有
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叶姪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
樂侍御之好焉○按秦自非子始封爲附庸非子曾
孫秦仲入爲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
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詩美朱子謂
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非也○章一君子有車鄰鄰然

相挍之名有馬白顛者皆備又有寺人爲役未見君子寺人先爲傳令非舊日之等威矣○二章山有漆可爲器用隰有栗可供籩實今君有禮樂矣既見則相與並坐鼓瑟百年氣象始見今日失今不樂往而爲耋矣○三章阪有桑可爲弓隰有楊可爲盾今君有武備矣既見則相與並坐鼓簧今者不樂往者不待而亡去矣○鄰鄰轃集也或云猶轔轔車聲也白顛馬額有白毛寺人閹宦也八十曰耋楊木輕宜爲盾春秋傳宋樂祁犂獻楊盾六十于趙鞅是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鐵孔阜否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叶合○遊于北園四馬旣閑叶賢輶由車鸞鑣載獫念歇驕

古序曰駟驖美襄公也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朱子謂此亦前篇之意非也按史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甚有功周亡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爲諸侯盡以西京地予馬前篇秦仲猶附庸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則已爲大國故美其園囿田獵序說各有攸當也○一章田獵必先車馬我公于田四馬皆黑

色而甚肥大御馬者六轡在手控制惟意公往狩則
左右親幸之人無不從行其儀從何盛備也○二章虞
人司獸因四時所宜奉其牡獸甚肥碩以待射公將
射而命御者曰逐禽左矢方離弦而獸已見獲其射
御何精好也○三章田事既畢乃休卒徒遊于北園四
馬閒暇驅逆之輕車但聞鸞鑣之聲載其田犬休歇
其驕騰之力其從事有節制也○驖黑色秦以水德
勝火也四馬八轡驂馬兩轡在觼故手惟六轡耳時
是也辰時也辰牡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
獸之類左之凡車逐禽從左射左膘標達右腢愚爲

上殺舍拔矢也拔矢括也輶輕也鈴在銜曰鸞在軾曰和鑣馬銜鐵獫田犬爾雅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按田犬多長喙歇驕謂休歇其驕騰之力爾雅多附會難盡據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誦秦風多威猛壯厲之氣所以虎視諸侯吞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知德聖人先覺非淺識可到耳

小戎俴收慘五楘木梁輈游環脅驅叶驅丘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叶竹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否六轡在手騏駵是中叶[illegible]騧瓜驪是

驂龍盾之合〔叶忽〕鋈以觼〔決〕軜〔叶六〕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求〕矛鋈錞〔淳〕蒙伐有苑虎韔〔暢〕鏤〔漏〕膺交韔二弓竹閉緄〔衮〕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朱子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按此

論甚正然非夫子錄小戎本意其錄小戎非嘉之也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習尚固然一時商鞅白起輩未生小戎已爲之兆矣聖人前知如神序說所以爲確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與秦仲雖義不共天而秦人好戰非待於此詩本託與婦人朱傳遂以爲婦人自作皆非也

兵車利馳驅故其制小車箱中空俴無所收載貴輕便也車轅曰輈上曲如梁分爲五處用皮㩙楘之駕車四馬兩服常居中惟兩驂在外以皮爲環當兩服背游移不定引兩驂外轡貫于環執之使驂馬不外逸也又以皮二條

前繫于衡後繫于軫㒅兩服馬脅外以驅驂馬使勿
內入䡊兩服也車下以板側揜曰陰以皮二條前繫
驂頸後繫陰板曰靷使驂引之行也陰板之上繫靷
有鐶曰續鋈之以金車上凭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
心有轂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轂長于大車欲
其穩也駕車之馬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以此在伐
西戎征夫室家曰言念君子溫潤如玉今方在西戎
板屋之中思之亂我心曲也○二章四馬甚肥六轡在
手騏騮二馬居中爲服騧驪二馬在外爲驂盾以扞
衛畫龍于上合兩以備壞也驂馬內轡曰軜置鋈于

軾前曰䡊以金鋈䡊係輈于上大軍徂征征士室家
曰言念君子溫然在西戎之邑何時方是歸期胡爲
使我念之也○乾三四馬俴空不被鞍甲甚羣而調和
車上建厹矛柄下有錞鋈之以金盾畫以蒙有苑其
文韔弓以虎皮爲之馬胸有帶刻金飾之韔中之
弓交二于中其未張者閉之以竹約之以緄大軍既
行征夫家人曰言念君子卧起爲之不安厭厭然安
靜之良人室家相與德音秩秩然不改其常也○小
戎諸將士之戎車非元戎也元戎先列小戎繼之俴
猶空也收車箱所以收載也戎車不載他物故曰俴

管子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曰將徒人與俴者同實言甲不堅與赤身無甲者同徒卒無器械與空手同也周禮庶人乘棧車車無飾曰棧義與俴通俗謂無轂者曰俴馬三章俴駟是也楘蒙也冒也以革梁轅木也輈即轅也一木當車底中從後直至前軫曲而上以便服馬進退至末又曲向下橫一木爲衡以駕馬制如舟底故名輈恐其不堅分爲五節以皮束之也游環以皮爲環引兩驂外轡貫其中執之環在轡上游移不定也脅馬腹旁也驅驅驂馬不內逼也鋈流金也茵褥也以虎皮覆軾也暢長也板屋以

板爲屋西戎之俗也赤馬黑鬣曰騮黃馬黑喙曰騧厹矛蛇形矛也錞矛柄下鐵銳者曰鐏平者曰錞蒙厖通雜文也伐瞂同盾也一名干一名櫓膺馬當胸也鏤刻金爲飾也韔弓韣也竹閉以竹爲弓檠(景)也緄繩也縢縛也厭厭厚意秩秩有當也德音善言也室家相與之德音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谷風云德音莫違與此同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素)洄(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苑)在水中央〇蒹葭淒淒

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賫)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遲)○蒹葭采采(此叶)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史)遡洄從之道阻且右(以叶)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鑿非也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黠詐力而畢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愁居慑處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

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蓋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蕭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為鑿空豈不誤乎

(一章)蒹葭之生未萌長也今已改為蒼秋氣慘烈白露凝戾為霜化國之日一變而為肅殺之晨矣我所思伊人其在河洛之間水之一方乎將溯洄逆流往

從道阻且長若遡游順流而下宛在水中央可得而即也○二章蒹葭淒然荒涼露凝而白方未晞也我思伊人其在水之湄乎遡洄以從道阻于上升也遡游而從宛然在水中之高坻焉○三章蒹葭采采以為薪白露凝而未已所思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出其右不相值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可得而就也○蒹荻也葭蘆也荻小而蘆大伊猶彼也坻水中高地湄水草之交沚小渚也宛在中央言其近也自秦望洛順流而東故曰游從宛在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其顏如渥丹叶其君也哉叶○終南何有有紀叶杞有堂叶常君子至止黻叶衣繡裳佩玉將將叶鏘壽考不忘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毛公曰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朱子改為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非也按此詩美而寓戒稱其顏色而諷以其君須其佩服而教以不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面山條言條理也梅言謀也紀作杞堂作棠棣也杞言紀棠言綱治理謀謀陳紀立綱皆修政之比所以為戒勸也○叶終南

之山泰之巨鎮上有條焉行梅焉草木條茂秀氣所
鍾君子以王命作都其下服諸侯之服外錫錦衣內
著狐裘顏色充盛如厚漬之丹其君也與哉愼勿忝
此名邦也○二章終南何有有杞焉有堂焉君子至此
開國承家脩明紀常其衣裳靑黑之黻五色之繡佩
王之聲將然服此服居此地壽考長存勿忘王命也
○終南山名其君也哉規諷之疑辭條槄叨也一名
榎一名楸卽今梓也杞如樗一名狗骨堂棠棣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叶洫)惴惴(贅)其慄彼蒼者天(叶汀)殲(尖)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

車仲行(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

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虔)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語)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

死而作是詩也（）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以

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之三良亦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

公何也三良之死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厥後始皇崩令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脩春秋不卒穆公誠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也桑喪也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亦以諷三子也使三子知幾可無及於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一章交交然飛而往來之黃鳥良翁也爾何止于棘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

氏名奄息者與焉此百夫之特出也思其臨壙使我惴然戰慄彼蒼者天盡殺我善人若其可贖吾民願以百身贖之矣〇二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桑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氏之仲行與焉此百夫之閑防想其臨穴使我惴慄天絕我良人如其可贖不惜百身矣〇三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楚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氏之鍼虎與焉此百夫之敵也想其臨穴使我戰慄天絕我良人若其可贖願百其身矣〇殲盡也禦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聿彼晨風分叶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歷叶隰有六駮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弟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思念稱君子者如皆以爲婦人則男子盡無思而君子獨婦得稱其夫乎亦固矣晨鸇同鸇也搏擊羣鳥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猛擊爲賢故以爲比臣擇君如鳥擇木不向陽者茂而北林蕭索鷹鸇在野則

鷙而遇林則阻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皮斑駁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駁則大木羅列矣棣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檖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

○一章　鴥然急疾之晨風歸彼鬱然之北林吾人際會先公望秦國來歸而今不得朝陽亦猶此君子嗣服使我不見憂心爲之欽欽不寧是果如何哉如何哉多應忘我矣

○二章　山有苞櫟不得遂其高隰有六駁大木陳列在下士之失所亦猶此未見君子憂心爲之不樂如何哉如何哉忘我必多矣

○三章　山有叢生之棣隰則成樹而上檖今秦之士亦猶此矣未見君

于憂心昏然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必多矣鴥疾飛

貌晨風鸇也櫟橡也馬雜毛曰駁櫟樹大者皮有鮮

文似之故射禮謂馬爲皮樹或曰駁赤李也馬赤白

曰駁檖木上遂也與禾穟通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抔王于興師脩我戈矛叶謀與子同

仇叶求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鐸王于興師脩我戈戟叶脚

與子偕作〇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

叶邦與子偕行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朱子改爲秦俗樂于戰闘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讐以日從事于干戈語曰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樂人之樂則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所以刺之○一章維吾與子同在行伍之中豈曰子無衣君能解衣衣子而同袍乎平居未嘗衣汝也但王命興師則令我脩戈矛與子同仇伍耳○二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裹衣之澤乎但王命興師則使我脩矛戟與子偕作耳○三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乎但王命興師則使我脩甲兵與子偕行耳○戈柄短

戟柄長戟三刃上出戈二刃旁一鉤矛即今之鎗仇匹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叶歸)玉佩(叶杯)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朱子謂秦康公為太子送舅渭陽而作非卽位以後之

詩非也詩三百編次與尚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井然此詩居黃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即位以後詩甚明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子有母而後有舅念舅即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君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定知不作于渭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既卒之後康公即位重耳卒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餞別

語耳序所以爲詩根柢不可易也○一章人生親以及親莫如舅昔者舅氏過秦我送至渭水之北行必以贐何以贈之路車四黃所以資其行也○二章昔我送舅猶幸有舅在見舅如見生我我思何長也行必有贐何以贈之有瓊瑰之玉佩以象其德也○水北曰陽秦都雍在渭南東送至咸陽之地也人君之車曰路車路大也古者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路容三軌軌廣六尺故大曰路乘黃四馬色皆黃瓊美玉也瑰石似玉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吁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擧叶今也每食不飽補叶于嗟乎不承
權輿宇叶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者有始而無終也○一章始君於我處以大屋渠渠然
深廣今也禮衰供薄每食無剩餘吁嗟乎不承繼其
始矣○二章始於我乎每食四簋至豐盛也今者食不
充飢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夏屋離宮別館之類
或曰高祖所謂大房也權輿始也造衡始權造車始
輿簋盛稻粱容斗二升或瓦或木爲之內方外圓曰

簋內圓外方曰簠

權輿二章，章五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終